

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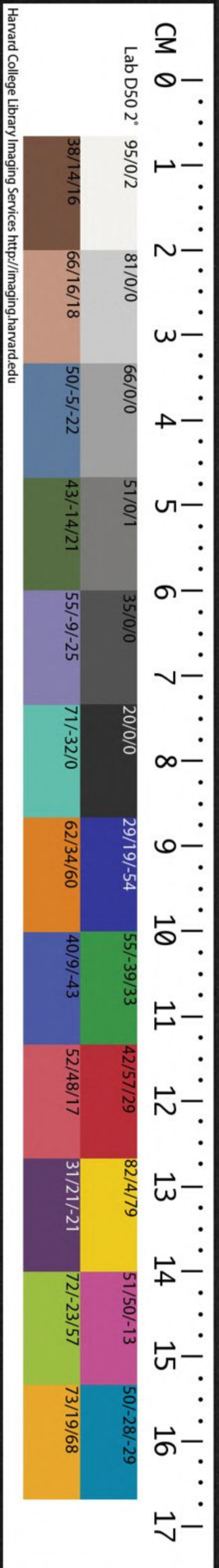
卷一百九十八之二 一百一



43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2455.21



志卷第一百五十一

宋史一百九十八

圖書館珍藏

闕儀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兵十二 馬政

國馬之政歷五代寢廢至宋而規制備具自建隆而後其官司之規廐牧之政與夫牧市之利牧地之數支配之等曰券馬曰省馬曰馬社曰括買沿革盛衰

皆可而考焉凡御馬之等三入殿祇候十五匹別駕十四匹從駕二十

匹給用之等十有五曰棟中曰不得支使曰添價曰國信曰出僚曰諸班曰御龍直

曰捧日龍衛曰拱聖曰驍騎曰雲武騎曰天武龍猛曰配軍曰雜吏曰馬鋪羣號之字十

有七

曰左曰右曰千曰立曰永曰官曰吉曰天曰主

毛物之種九十有二

一此撥之別八青之別二白之別

六駿之別十一赭白之別六騷之別八騮之別六駱

之別五騅之別五踰之別八駮騰之別六駮之別三

別七其官司之規則太祖承前代之制初置左右飛

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二使領之太平興國五年改

飛龍為天廐坊雍熙四年改天廐為左右騏驎院

左右天駟監四左右天廐坊二皆隸馬真宗咸平

元年初置估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

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以內臣勾當制置羣牧司

京朝官為判官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賜

名鑄印以給之在外之監十有四大名曰大名洺州

曰廣平衛州曰淇水並分第一第二河南曰洛陽鄭

州曰原武同州曰沙苑相州曰安陽澶州曰鎮寧邢

州曰安國中牟曰淳澤許州曰單鎮四年以知樞密

院陳堯叟為羣牧制置使又別置羣牧使副都監增

判官為二員凡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驎院

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諸監

各置勾當官二員又置左右廂提點又置牧養上下

監以養療京城諸坊監病馬又詔左右騏驎院諸坊

監官並以三年為滿如習知馬事願留者羣牧司以

聞而徙涖他監焉其廐牧之政則自太祖置養馬務一葺舊務四以爲牧放之地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觀兵于幽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疋內阜充牴始分置諸坊牧養之時殿直季諤坐贓監牧許州盜官菽馬多死并主吏斬於市又詔擇豐擴地置牧龍坊八以便牧養淳化二年十二月詔圉人取善馬數十疋於便殿設阜棧教以秣飼且以其法諭宰執仍頒于諸軍復以醫馬良方賜近臣嘗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疋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蕃息足資軍用至是守倫復言諸坊牧

馬萬疋歲當生駒四千今歲止二千五百典司失職當嚴責罰若馬百疋歲得駒七十則加遷擢諸坊產駒卽籍以聞牧放軍人當募少壯充役並從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終以十分爲率死一分以上勾當官罰一月奉餘等第決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凡生駒一疋兵校而下賞絹一疋當是時凡內外坊監及諸軍馬凡二十餘萬疋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每歲京坊草六十六萬六千圍麩料六萬二千二百四石鹽油藥糖九萬五千餘斤石諸州軍不預焉左右騏驎

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疋皆春季出就牧孟冬則別其羸病就棧阜養飼其尚乘之馬唯備用者在馬凡牧監之在河南北天禧後靈昌監爲河決所衝至乾興天聖間兵久不試言者多以爲牧馬費廣而亡補乃廢東平監以其地賦民五年廢單鎮監六年廢洛陽監於是河南諸監皆廢悉以馬送河北旣而詔取原武監馬赴京師移河北孳生馬牧於原武八年羣牧司上言原武地廣而馬少請增牧數詔以淇水第二監四歲馬屬原武歲取河北孳生四歲馬分屬淇水第二并原武監移原武下等馬牧于靈昌鎮廢監

仍隸原武九年詔諸監孳生駁馬四時游牧勿復登廐明道元年議者謂自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詔遣左廂提點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鎮寧靈昌東平淳澤四監雖廢然其地猶牧本監并騏驥院馬洛陽單鎮去京師近罷之非便乃詔復二監以牧河北孳生馬景祐二年棟河北諸監馬一千九百牧於趙州界隸安陽監旣而詔廣平廢監留其一以趙州界牧馬復隸馬所餘一監毋毀廐舍四年復以原武第二監爲單鎮移于長葛縣以縣令都監兼領之三年詔院坊監馬歲留備用外餘爲兩

羣牧于咸豐門外牟駝岡凡收養病馬估馬司驥驥院取病淺者送上監深者送下監分十槽醫療之天聖六年詔月以都監判官一人提舉八年言者謂上監去京城遠送病馬非便詔廢之以病淺馬分屬左石驥驥院六坊監季較拋死數歲終第賞罰更以驥驥院官迭往提舉明道二年復置上監易名天厠養無病馬病馬并屬下監景祐二年詔以收養監馬團羣牧于陳許州界鳳凰陂免耗芻菽歲以爲常治平二年詔院坊監馬之病不堪估賣者送淇水第一監別爲一羣以牧養之凡馬之孳生則大名府洛衛相

州七監多擇善種合牝牡爲群判官歲以十二月巡行坊監閱二歲駒點印第賞收兵諸軍收駒及二歲即送官天聖七年群牧司言舊制知州軍通判領同群牧事歲終較馬死數及分已上并生駒不及四分並罰奉死數少生駒多即奏第賞三歲都北以該賞者聞今請申明舊制通判始到官書所轄馬數歲一考之官滿較總數爲賞罰詔從之嘉祐八年群牧司言孳生七監每監歲定牝馬二千牡馬四百歲約生駒四百以爲定數治平二年詔諸監生駒滿三十月已上每歲點印選牡之良

者送淇水第二監餘雜大馬悉送河南三監其淇水
第二監馬候滿六十月給配諸監諸監牝馬滿三十
月本監別立群牧放候滿五十月乃撥配他監凡牧
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為一券一馬預給
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
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
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為
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與
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
西川峽三路詔馬唯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

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
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
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亶府河西則
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
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
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
又止環慶延渭原奉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太祖時歲
遣中使詣邊州市馬先是兩河之民入蕃界盜馬入
中國官給其直時方留意撫綏詔禁之太平興國四
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正六年詔內屬戎人驅馬詣

嘉靖丙辰年 監生文華刊

闕下者首領縣次續食且禁富民無得私市十二月
詔蕃部鬻馬官取良而棄駑又禁其私市歲入數既
不充且無以懷遠人自今委長吏謹視馬之良駑駑
即印識之許民私市馬先是以銅錢給諸蕃馬直八
年有司言戎人得錢銷鑄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
易之天禧中宰相向敏中言國馬倍於先朝廣費芻
粟乃詔以三歲以上配軍馬估直出賣先是市馬以
三歲已上十二歲已下為率天聖中詔市四歲已上
十歲已下既而所市不足群牧司以為言乃詔入券
并省馬市三歲已上十二歲已下明年詔府州岢

嵐軍自今省馬三歲四歲者不以等第五歲已上十
二歲已下骨格良善行者悉許綱送估馬司餘非上
京省馬並送并州揀馬司景祐元年御史中丞韓億
言蕃部以馬抵永康軍中賣所得至少徒使羌人知
蜀山川道路非計之得乃詔罷之四年羣牧司奏河
北諸軍闕馬請製等杖六符天雄軍真定府定瀛貝
滄州市上生馬十二歲以下視等第給直馬自四尺
七寸至四尺二寸凡六等其直自二萬五千四百五
十至萬六千五百五十課自萬三千四百五十至八
千九百五十九六等取備邊兵戶絕錢克直以第一

等送京師餘就配諸軍康定初陝西用兵馬不足詔
京畿京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馬四尺六寸至四
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宰臣樞密
使聽畜馬七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五尚書學士至知
雜閣門使已上三升朝官閣門祇候已上一餘命官
至諸司職員寺觀主首皆一節度使至刺史殿前馬
步軍都指揮至軍頭司散員副兵馬使皆勿括並邊
七州軍免出內庫珠償民馬直又禁邊臣私市闕者
官給二年詔河北州軍置場市馬雖除筭樣如聞所
得不廣宜加增直第一等二萬八千第二等二萬六

千第三等二萬四千第四等以下及牝馬卽依舊直
仍自第二等以下遞減一寸慶曆四年詔河北點印
民間馬凡收市外見餘二萬七百除坊廓戶三等鄉
村三等以上養飼如舊餘點印者悉集揀市五年出
內藏庫絹二十萬市馬于鄜州岢嵐軍六年詔陝西
河東社馬死者本營鬻錢以助馬直至和元年詔蜀
馬送京師道遠多病瘠自今以春夏秋冬部送陝西四
路總管司二年修陝西蕃馬驛羣牧司每季檄沿路
郡縣察視之邊州巡檢兵校聽自市馬官償其直又
詔陝西轉運使司以銀十萬兩市馬于秦州歲以爲

常嘉祐元年詔三司出絹三萬市馬于府州以給河東軍五年薛向言秦州券馬至京師給直并路費一馬計錢數萬請于原渭州德順軍置場收市給以解鹽交引卽不耗度支縑錢其券馬姑存以來遠人歲可別得良馬八千以三千給沿邊軍騎五千入羣牧司七年陝西提舉買馬監牧司奏舊制秦州蕃漢人月募得良馬二百至京師給綵絹銀枕腰帶錦襖子蕃官回紇隱藏不引至者並以漢法論罪歲募及二千給賞物外蕃部補蕃官蕃官轉資回紇百姓加等給賞今原渭德順軍置場市馬請如秦州例施行詔

從之先是詔議買馬利害六奎等議於秦州古渭永寧砦及原州德順軍各令置場京師歲支銀四萬兩紬絹七萬五千疋充馬直不足以解鹽鈔并雜支錢給之詔行之八年宰臣韓琦言秦州永寧砦舊以鈔市馬自脩古渭砦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蕩然流入虜中實耗國用詔復置場永寧罷古渭砦中場蕃部馬至徑靈于秦州治平元年薛向請原渭州德順軍買馬官永興軍養馬務如原州德順軍并渭州同判三年為任悉以所市馬多少為殿最又言秦州山外蕃部至原

渭州德順軍鎮戎軍鬻馬充豪商錢至秦州所償止
得六百今請於原渭州德順軍官以鹽鈔博易使得
輕齎至秦州易蜀貨以歸蜀商以所博鹽引至岐雍
換監銀入蜀兩獲其便群牧司請如向言施行是歲
詔河東陝西廣銳蕃落闕馬復置社買一馬官給錢
三十千之馬不至乃增置如慶曆詔書第三等三
十五千第四等二十八千四年以成都府路歲輸紬
絹三萬給陝西監牧司自是蕃部馬至者衆官軍仰
給焉先是以陝西轉運使兼本路監牧買馬事後又
以制置陝西解鹽官同主之大抵國初市馬歲僅得

五千餘足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足
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足
秦州券馬歲至萬五千足凡牧地自畿甸及近郡使
擇水草善地而標占之淳化景德間內外坊監總六
萬八千頃諸軍班又三萬九百頃不預焉歲久官失
其籍界畷不明廢置不常而淪於浸冒者多矣淳化
二年十二月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侵民田遣
中使檢視疆理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
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間田
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

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群牧
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
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
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
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群牧司審度存留有
閒土即募耕佃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
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
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
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群牧
使歐陽脩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豎

河曲之野內則岐函涿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
今則沒入藩界淪於侵佃不可復得惟河東嵐石之
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阜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
養此唐樓煩監地迹比臣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
舊地尚冀可得推往年出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平定軍其地率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
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
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若可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
尋可廢罷治平末牧地總五萬五千河南六監三萬
二千而河北六監則二萬三千凡支配騏驥院估馬

宋史志卷一百五十一
十一
司以當配軍及新收馬閱于便殿數毋過一百凡配軍視其奉錢之數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三寸奉錢自一千至三百爲四等差次給之至五月權止外州軍士闕馬先奏稟乃給荆湖路歸遠雄武軍士配以在所土產馬凡闕馬軍士以分數配填慶曆四年詔陝西河北河東填五分餘路填四分他州軍府界巡檢兵校聽自市官償其直毋過三十千是歲詔諸路以馬給軍士比試武技優者先給比試兩給闕馬十疋以下全給十疋以上如舊數支至和元年詔軍士戍陝西河東河北填七分餘路填六分凡主兵官當

借馬者至罷兵權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賜所借馬三都虞候捧日天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三軍都指揮使一外州在官當借馬者經略使三總管鈐轄二路分都監承受極邊砦至監押都巡檢把截保丁指使一毋得乘之他州并以假人犯者論以違制寶元元年詔群臣例賜馬者宰相至樞密直學士使相至正任刺史并皇族緣姻事當賜者如舊制餘給以馬直少卿監已上三千內殿承制已下二十三千凡群臣假官馬進奉者置籍報左藏庫償直四十千其後多負不償乃詔借馬者先輸直又逋不

償者尅其奉料熙寧以來有保馬戶馬其後又變為給地牧馬神宗嘗患馬政不善謂樞密使文彥博曰群牧官非人無以責成效其令中書擇使卿舉判官冀國馬蕃息以給戰騎於是比部員外郎崔台符權群牧判官又命群牧判官劉航及台符刪定群牧敕令以唐制參本朝故事而奏決焉熙寧元年又手詔彥博等曰今諸州守貳雖同領群牧而未嘗親蒞職事其議更制應監牧郡守貳並朝廷選授與坊監使臣皆第其能否制賞罰而升黜之宜立法以聞又手詔曰方今馬政不脩官吏無著効豈任不乂

而才不益歟是何監牧之多官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脩舉後世稱為能吏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捧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為今之計者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於群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為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脩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軍鎮

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
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
驥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監判
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
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
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
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此外諸監並
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
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群牧制置
先是群牧司請於河北河東陝西都總管治所各置

一監以便給軍乃遣官下諸路詳度旣又以知太原
唐介之請發沙苑馬五百置監於交城又分置河南
河北兩使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
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
者乘之始以增賦入爲務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
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
隱於民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是
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初內外班
直騎軍馬以四月下槽出牧迄八月上槽風雨勞逸
之不齊故多病斃圉人歲被榜罰吏緣牧事害民棚

井科率無寧歲四年十月乃命同修起居注曾孝寬較度其利害孝寬請罷諸班直諸軍馬出牧以田募民出租詔自來年如所請仍令三司備當牧五目芻粟五年廢太原監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合淇水兩監爲一八年遂廢河南北八監惟存沙苑一監而兩監司牧亦罷矣沙苑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至是復屬之羣牧司始議廢監時羣牧制置使文彥博言議者欲賦牧地與民而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孳息非便紹元終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

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爲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爲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不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卒廢之以其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給市易本錢分寄籍常平出子錢以爲市馬之真監兵五千以爲廣固指揮脩治京城馬後遂廢高陽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市易之外又以給熙河歲計諸監旣廢淤田司請廣行淤漑增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於民

者五千七百餘頃乃嚴侵冒之法而加告獲之賞自是利入增多元豐三年廢監租錢遂至百一十六萬自羣牧使而下賜賚有差乃命太常博士路昌衡秘書丞王得臣與逐路轉運司開封府界提點司按租地約三年中價以定歲額若催督違滯以擅支封椿法論初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奏於岷州床川荔川間川砦通遠軍熟羊砦置牧養十監議者繼言蕃馬法帝欲試之近甸六年手詔樞密院牧馬重事經始之際宜得左右近臣以總其政今白露澤陂牧馬所造法始於畿內置十監以次推之諸路宜令樞密院

都承旨張承一副都承旨張山甫經度制置權不隸尚書駕部及太僕寺有當自朝廷處分者樞密院主之已而其說皆不効八年同提舉經度制置曹誦言自崇儀副使溫從吉建議剗孳生監迄今二年駒不蕃而死者益衆乃命御史臺校覈自置監以來得駒不及一分四釐馬死已十分之六於是責議者及提舉官而罷畿內十監元祐初議興廢監以復舊制於是詔庫部郎中鄆茂恂往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

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
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
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
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
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
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塞草
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
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
非計之得哉又况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為害多
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

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
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為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
復左右天廐坊時又有旨內外馬事並隸太僕寺不
由駕部而達尚書省兵部尚書王存右司諫王覲言
元帝講求歷代之法正省臺寺監之職上下相繼各
有統制其間或濡滯不通宜量加裁正不可因而隳
紊言不果行又詔舊屬群牧司者專隸太僕寺直達
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及駕部至崇寧中始詔如元豐
舊制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為廢置而時議復變
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

畿內孳生十監詔以莊宅副使麥文昞內殿崇班王景儉充提舉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土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為優試之一監一縣當有利而無害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并廬多所毀伐監牧官

吏為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為害非一蓋自復監以來臣僚屢陳公私之害若循元祐倉卒更張之法又當益弊且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疋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授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具為條畫下太僕寺應監牧州縣悉行之時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望失責償為錢四五

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時同知樞密院者曾
布也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
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曾布自叙其事曰
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
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
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
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
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
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處崇寧元年有司較諸路田
養馬之數凡一千八百疋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

四百他路自二百疋以下至河東路僅九疋而開封
府界京西南路京東東路皆無應募者蓋法雖已具
而猶未及行也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
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
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
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
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
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
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
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

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是歲臣僚言岷州應募養馬者至萬餘匹於是自守貳而下遞賞有差明年詔熙河路應縣鎮城峇關堡官並兼管幹給地牧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五年提舉河東給地牧馬尚中行以奏報稽違且欲擅更法詔授遠小監當官於是人

皆趣令牧守提舉以率先就緒遷官第賞者甚衆七年有司言給地增牧法成令具諸路告功乃下諸路春秋集教以備選用令下奉行之者益力蔡京既罷政新用事者更言其不便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罷三年而復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如官司輒復請占者以違制論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疋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

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寒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

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疆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

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侍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時河東騎軍馬萬一千餘疋畚戍率一年一周議欲省費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之以合額俟正軍馬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下中書樞密院樞密院以爲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而輸其直

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況減軍馬五千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馬不以五千爲限於理爲可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七千募民牧養可省雜費八萬餘緡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便帝卒從樞密院議九年京畿保甲養馬者罷給錢布止免輸莫而增馬數元豐六年取河東路保甲十分之一以教騎戰且以本路益息錢給之每二十五令市一馬仍以五年爲限七年詔京東西路免教閱每都保養馬五十

疋疋給錢十千限京東以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疋
置提舉保甲馬官京西以呂公雅京東以霍翔領之
罷鄉村物力養馬之令養戶馬者免保甲馬皆翔所
陳也翔及公雅既領提舉事多所建白請借常平錢
每路五萬緡付州縣出息以賞馬之克肥及孳息者
願以私馬印爲保馬者聽養馬至三匹蠲役外每疋
許次丁一人贖杖罪之非侵損於人者詔悉從之公
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疋限十五年者促爲二年半
京西不產馬民貧乏益不堪上慮有司費數過多百
姓未喻上意詔如元令稍增其數公雅乃請每都歲

市八疋限以八年山縣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馬已
及萬疋請令諸縣弓手各養一疋以贖失捕之罪哲
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乃詔曰京東
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
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
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
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
而保馬遂罷 戶馬者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
力養馬以備官買熙寧二年河北察訪使曾孝寬以
爲言始參考行之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

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為憂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疋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道各上其數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東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三京西南路五

百九十北路七百一十六時初立法上慮商賈乘時高直以病民命以群牧司驍騎以上千疋出市以平其直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為生誠為便利已而得駒庫劣亡矢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閣實及格者一疋支五緡廊延秦鳳涇原路準此時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七年遂詔河東廊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

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
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
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既更為保馬諸路養馬指揮
至八年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
至於牧市則仍嘉祐之制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
軍而增為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
司而以秦州買馬司隸焉八年遂置熙河路買馬坊
六而原渭德順諸場皆廢繼又置熙河岷州通遠軍
永寧砦等場而德順軍置馬場亦復先是麟府路上
所市馬三百以其直增於熙河而又多羸憊乃罷本

路博易令軍馬司自市時又以邊臣之議市岢嵐火
山軍土產馬以增戰騎既又以邊人盜馬越疆以趣
利尋皆罷之自是國馬專仰市於熙河秦鳳矣熙寧
七年熙河用兵馬道梗絕乃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
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明年延慶言威雅嘉
瀘文龍州地接烏蠻西羌皆產善馬請委知州砦主
以錦綵茶絹招市未及施行會威茂州夷人盜邊及
西邊馬已至八月遂詔罷提舉戎黎買馬元豐中軍
興乏馬六年復命知成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
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遂制嘉州中鎮砦雅

州靈闕等買馬場而馬皆不至元祐初乃罷之元祐中嘗詔以蜀馬給陝西軍以陝西馬赴京師崇寧五年增黎州市馬至四千疋然允云蜀馬者惟沈黎所市爲多其他如戎瀘等州歲與蠻人爲市第存優恤數馬以給其直大觀初又詔播州夷界巡檢楊榮許歲市馬五十疋於南平軍其給賜視戎州之數熙寧中罷券馬而專於招市歲省三司錢二十萬緡自馬不下槽出牧三司復給芻秣之費更相補除而三司歲償羣牧者爲緡錢十萬以增市馬券馬之罷已久紹聖初提舉買馬陸師閔奏復行之令蕃漢商人願

以馬結券進賣者先從諸場驗印各具其直給券送太僕寺償之其說以爲券馬旣盛行則綱馬可罷行之三年樞密院言券馬死不及釐而綱馬之死十倍乃賜師閔金帛加集賢修撰以賞其功時議旣不以券馬爲是主管買馬閻令亦言其枉費然曾布力行之崇寧中乃詔買馬一遵元豐法市馬之官自嘉祐中始以陝西轉運使兼本路監牧買馬事後又以制置陝西解鹽官同主之熙寧中始置提舉熙河路買馬命知熙州王韶爲之而以提點刑獄爲同提舉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買馬固爲一事乞同提舉

買馬詔如其請十年又置羣牧行司以往來督市馬者元豐三年復罷爲提舉買馬監牧司四年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旣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便奏可仍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六年買馬司復罷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

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二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職任始一市馬之數以時增省初原渭德順凡三歲共市馬萬七千一百疋而群牧判官王誨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券馬歲至者萬五千疋今券馬法壞請令增市而優使臣之賞熙寧三年乃詔涇原渭德順歲買萬疋三年而會之以十分爲率及六分七釐者進一官餘分又析爲三

等每增一等者更減磨勘年自是市馬之賞始優矣時誨上馬政條約詔頒行之其後熙河市馬歲增至萬五千紹聖中又增至二萬疋歲費五十萬緡後遂以為定額特詔增市者不在此數崇寧四年提舉程之邵孫鼐抃以額外市戰馬及二萬疋各遷一官鼐抃仍賜三品服大觀元年龐寅孫等又以買御前良馬及三萬疋推恩如之邵例宣和中宇文常何漸等更以遵用元豐成法省費不貲各加職遷官時如此類頗衆賞典優濫官屬利於多市馬取充數而已支配舊制自御馬而下次給賜臣僚次諸軍而驛

馬爲下熙寧初樞密院言祖宗時臣僚任邊職者或賜帶甲馬示不忘疆場之事承平日久僥倖滋長請應使臣閣門祇候以上充三路路分州軍總管鈐轄之類賜馬價如故餘皆罷給奏可十年羣牧司又言去歲給安南行營及兩省宗室諸班直及諸軍諸司馬總三千餘疋未支者猶二千請裁宗室以下所給馬諸司停給從之自罷監至此始闕馬矣熙寧初詔河北騎軍如陝西河東社馬例立社更相助錢以市馬而遞增官直尋出奉宸庫珠十餘萬以充其費其後陝西馬社苦於斂率元豐中乃詔本路罷其法更

從買馬司給之時又諸路置將馬不能盡給則給其直而委諸將自市其在熙河蘭會路者卽以爲買馬之數初內外諸軍給馬例不及其元額視其闕之多寡以分數填配元豐更立爲定制凡諸軍闕馬應給者在京府界京東西河東陝西路無過十之七河北路十之六然其後諸軍闕馬者多紹聖三年乃詔提舉陸師閔於歲額外市馬三萬疋給鄜延環慶路正兵餘支弓箭手仍權不限分數宣和初真定中山高陽等路乏馬復給度僧牒令帥臣就市以補諸軍之闕高宗紹興二年置馬監於饒州守倅領之擇官

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置監臨安之餘杭及南蕩十九年詔馬五百疋爲一監牝一而牝四監爲四群歲產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帝謂輔臣曰議者言南地不宜牧馬昨自牧養今二三年已得馬數百先是川路所置馬歲牧於鎮江是年春上以未見蕃息遂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郢鄂間牝牝千十餘年僅生二十駒且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秦川廣三邊馬秦馬舊二萬乾道間秦川買馬額歲萬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歲出易馬紬絹十萬四千疋成都路十二

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慶元初合川秦兩司為萬一千十有六嘉泰末合兩司為萬二千九十四然累歲市易多不及額蓋南渡前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郵良健可備行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其間良者不過三五中等十數餘皆下等不可服乘守貳貪賞格以多為貴經涉險遠且綱卒盜其芻粟道斃者相望成都府馬務歲發江上諸軍馬凡五十入綱月券錢米二百緡歲計萬一千

六百緡歲發三衙馬百二十綱其費稱是率未嘗如數蓋茶馬司斬錢帛馬至價不即償致然也舊番蠻中馬良駑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為黎倅欲馬溢額覲賞乃高直市之夷人無厭邀求滋甚後邛部川蠻恃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而夷人每買馬以茶錦不堪藉口慶元中金人既失冀北地馬至秦司亦罕舊川秦市馬赴密院多道斃者紹興二十七年詔川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軍鎮江建康荆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馬司步司各千州馬良者二百進御此十九年所定格也廣馬者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下李棫請市馬赴行在紹興
初隸經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
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司帥臣領之七年胡舜陟為
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
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絕四千廉州鹽二
百萬斤得馬千五百須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
為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
土人云尤駟駿者在其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
四百里第官價已定不能致此自北諸蕃本自無馬
蓋轉市之南詔南詔大理國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

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砦求市馬知邕州姚恪
盛陳金帛誇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
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求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
學記及醫釋等書恪厚遺遣之而不敢上聞也嶺南
自產小駟疋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連西
戎故多馬雖互市于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擇其良
赴三衙餘以付江上諸軍寶慶四年兩淮制府貿易
北馬五千餘而他郡亦徃徃市馬不輟咸淳末有紀
智立者獻謀以為兩淮軍將武官巨室皆畜馬率三
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團結隊伍借取防江各令飼馬

役夫自乘之官優給月錢一年以半年爲約江面寧
即放歸又云陳巖守招信團馬至七千出沒張耀此
其驗也臣僚言宜倣祖宗遺意亟謀和市馬如出一
馬則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馬遵陸則崇國復
嶺盤回斗絕舟行則峽江湍急灘磧險惡每綱運公
私經費十倍而人馬俱疲上則耗國用下則困州縣
經兵所經甚於寇賊雖臣僚條奏更迭終莫得其要
領豈馬政各因風土之宜而非東南之利歟

志卷第一百五十一

志卷第一百五十二

宋史一百九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兼樞密院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刑法一

夫天有五氣以育萬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殺亦甚盪
矣而始終之序相成之道也先王有刑罰以糾其民
則必溫慈惠和以行之蓋裁之以義推之以仁則震
懾殺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書曰士制
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
罪導以之善爾唐虞之治固不能廢刑也惟禮以防

之有弗及則刑以輔之而已王道陵遲禮制隳廢始
專任法以罔其民於是作爲刑書欲民無犯而亂獄
滋豐由其本末無序不足相成故也宋興承五季之
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姦慝歲時躬自折獄慮
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爲本海內悉平文教寔盛士
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爲治故立法之制
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觀夫重
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感樂其生重於犯法而致治
之盛幾乎三代之懿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儉邪
並進刑政紊矣國旣南遷歲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

專行而刑之寬猛繫乎其人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爲
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今撫其實
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
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建隆初詔判大理寺竇儀
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三十
卷並頒天下參酌輕重爲詳世稱平允太平興國中
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
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可
爲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

又爲儀制令一卷當時使其簡易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又有農田敕五卷與敕兼行仁宗嘗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之所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於民何爲不可於是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敕天聖七年編敕成合農田敕爲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

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旣頒行因下詔曰敕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衆聽滋惑何以訓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以聞然至慶曆又復刪定增五百條別爲總例一卷後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一十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總三十有一流之屬總二十有一徒之屬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又配隸之屬總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

旨者總六十有四凡此又在編敕之外者也嘉祐初因樞密使韓琦言內外吏兵奉祿無著令乃命類次爲祿令三司以驛料名數著爲驛令琦又言自慶曆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餘條前後牴牾請詔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聖故事七年書成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有六又別爲續附令敕三卷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

熙寧初置局脩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可采者賞之元豐中始成書二十有六卷復下二府參訂然後頒行帝留意法令每有司進擬多所是正嘗謂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又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脩書者要當識此於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爲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

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凡五卷
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元豐編
脩敕令舊載敕者多移之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
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廣增多條
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一事輒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
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宜取慶曆嘉祐
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剛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諫議
孫覺亦言煩細難以檢用乃詔摯等刊定哲宗親政
不專用元祐近例稍復熙寧元豐之制自是用法以
後衝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崇寧元年臣僚言有

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
也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脩與法妨者去
之尋下詔追復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燬之徽宗
每降御筆手詔變亂舊章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
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隨條貼說有司易於奉行蔡京
當國欲快已私請降御筆出於法令之外前後牴牾
宜令具錄付編脩敕令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刪脩成
書詔從其請書不果成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
前凡所施行類出人吏省記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
條法與政和敕令對脩而用之嘉祐法與見行不同

者自官制後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輕紹興元年書成號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復引用監察御史劉一正言法令具在吏猶得以為姦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乃詔左右司敕令改不該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張柄言亦詔刪削十年右僕射秦檜上之然自檜專政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用之中脩書者有所畏忌不敢刪削至與成法並立吏部尚書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乃詔削去之至乾道時臣僚

言紹興以來續降指揮無慮數千牴牾難以考據詔大理寺官詳難定其可否類申刑部以所隸事目分送六部長貳參詳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上其書號乾道敕令格式八年頒之當是時法令雖具然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隱例以壞法賄賂既行乃爲具例淳熙初詔除刑部許用乾道刑名斷例司勲許用獲盜推賞例并乾道經置條例事指揮其餘並不得引例既而臣僚言乾道新書尚多牴牾詔戶部尚書蔡洸詳定之凡刪改九百餘條號淳熙敕令格式帝復以其書散漫用

法之際官不暇徧閱吏因得以容姦令敕令所分門編類爲一書名曰淳熙條法事類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四年七月頒之淳熙末議者猶以新書尚多遺闕有司引用間有便於人情者復令刑部詳定迄光宗之世未成慶元四年右丞相京鏗始上其書爲百二十卷號慶元敕令格式理宗寶慶初敕令所言自慶元新書之行今二十九年前指揮殆非一事或舊法該括未盡文意未明須用續降參酌者或舊法元無而後因事立爲成法者或已有舊法而續降不必引用者或一時權宜而不可爲常法者條目滋繁無

所遵守乞攷定之淳祐二年四月敕令所上其書名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慶元法與淳祐新書刪潤其間脩改者百四十條剗入者四百條增入者五十條刪去者十七條爲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後遵而行之無所更定矣其餘一司一路一州一縣敕前後時有增損不可勝紀云五季衰亂禁罔煩密宋興削除苛峻累朝有所更定法吏寢用儒臣務存仁恕凡用法不悖而宜于時者著之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笞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

並配後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先是藩鎮跋扈專殺爲威朝廷姑息率置不問刑部按覆之職廢矣建隆三年令諸州奏大辟案須刑部詳覆尋如舊制大理寺詳斷而後覆

于刑部凡諸州獄則錄事參軍與司法掾參斷之自是內外折獄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又懼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別置審刑院讞之吏一坐深或終身不進由是皆務持平唐建中令竊盜賊滿三匹者死武宗時竊盜賊滿千錢者死宣宗立乃罷之漢乾祐以來用法益峻民盜一錢抵極法周初深懲其失復遵建中之制帝猶以其太重嘗增為錢三千陌以八十為限既而詔曰禁民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非愛人之旨也自今竊盜賊滿五貫足陌者死舊法強盜

持杖雖不傷人皆棄市又詔但不傷人者止計賊論
令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其當訊者先具
白長吏得判乃訊之凡有司擅掠囚者論為私罪時
天下甫定刑典弛廢吏不明習律令牧守又多武人
率意用法金州防禦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名流
海島自是人知奉法矣開寶二年五月帝以暑氣方
盛深念縲繫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吏督獄
掾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不能自存者
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即時決遣毋淹滯自是每
仲夏申勅官吏歲以為常帝每親錄囚徒專事欽恤

凡御史大理官屬尤嚴選擇嘗謂侍御史知雜馮炳
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
此所望於卿也賜金紫以勉之八年廣州言前詔竊
盜賊至死者奏裁嶺南遐遠覆奏稽滯請不俟報帝
覽奏惻然曰海隅習俗貪獷穿窬固其常也因詔嶺
南民犯竊盜賊滿五貫至十貫者決杖黥面配役十
貫以上乃死太宗在御常躬聽斷在京獄有疑者多
臨決之每能燭見隱微太平興國六年下詔曰諸州
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姦逮捕證佐滋蔓踰
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

之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後又定令決獄違限準官書稽程律論踰四十日則奏裁事須證逮致稽緩者所在以其事聞然州縣禁繫往往猶以根窮為名追擾輒至破家因江西轉運副使張齊賢言令外縣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曆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䟽理月具奏上刑部閱其禁多者命官即往決遣寃滯則降黜州之官吏會兩浙運司亦言部內州繫囚滿獄長吏輒隱落妄言獄空蓋懼朝廷詰其淹滯乃詔妄奏獄空及隱落囚數必加

深 募告者賞之先是諸州流罪人皆錮送闕下所在或寅緣細微道路非理死者十恒六七張齊賢又請凡罪人至京擇清強官慮問若頭負沈屈致罷官吏且令只遣正身家屬俟旨其干繫者免錮送迺詔諸犯徒流罪並配所在牢城勿復轉送闕下雍熙元年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繫禁日數以聞俾刑部專意糾舉帝閱諸州所奏獄狀有繫三百人者廼令門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養疾者咸準禁數件析以聞其鞫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而禁繫者有司駁奏之開封女子李嘗擊登聞鼓自言無

兒息身且病一旦死家業無所付詔本府隨所欲裁置之李無它親獨有父有司因繫之李又詣登聞訢父被繫帝駭曰此事豈當禁繫輦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廣安得無枉濫乎朕恨不能親決四方之獄固不辭勞尔即日遣殿中侍御史李範等十四人分徃江南兩浙四川荆湖嶺南審決刑獄吏之弛怠者劾其罪以聞其臨事明敏刑獄無滯者亦以名上始令諸州十日一慮囚帝嘗謂宰相曰御史臺閣門之前四方綱準之地頗聞臺中鞫獄御史多不躬親垂簾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無寃濫豈

可得也乃詔御史決獄必躬親毋得專任胥吏又嘗諭宰臣曰每閱大理奏案節目小未備移文按覆動涉數千里外外案繫淹久甚可憐也卿等詳酌非人命所係即量罪區分勿須再鞫始令諸州笞杖罪不須證逮者長吏即決之勿復付所司群臣受詔鞫獄獄既具騎置來上有司斷已復騎置下之州凡上疑獄詳覆之而無疑狀官吏並同違制之坐其應奏疑案亦騎置以聞二年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牢城五貫配役三年三貫二年一貫一年它如舊制八月復分遣使臣按巡諸道帝曰朕於獄狂

之寄夙夜焦勞慮有寃滯耳十月親錄京城繫囚遂
至日旰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使獄
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爲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
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
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况能惠養黎
庶申理寃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
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
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上達矣自是祁寒
盛暑或雨雪稍愆輒親錄繫囚多所原減諸道則
遣官按決率以爲常後世遵行不廢見各帝紀先是

太祝刁衍上疏言古者投姦人於四裔今乃遠方囚
人盡歸象闕配務役神京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
此聚役禮曰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
中非行法用刑之所望自今外處罪人勿許解送上
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
見司鉗黥法具敕杖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
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重明刑謹法之意帝覽疏
甚悅降詔褒答然不能從也三年始用儒士爲司理判
官令諸州訊囚不須衆官共視中長吏得判乃訊囚
刑部張佖言官吏枉斷死罪者請稍峻條章以責其

明慎始定制應斷獄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
法官判官皆削一任而檢法仍贖銅十斤長吏則停
任尋置刑部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
遣鞫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皆以京朝官爲
之凡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陛辭日帝必臨遣諭
之曰無滋蔓無留滯咸賜以裝錢還必召問所推事
狀者爲定令自是大理寺杖罪以下須刑部詳覆又
所駁天下案牘未具者亦令詳覆乃奏判刑部李昌
齡言舊制大理定刑送部詳覆官入法狀主判官下
斷語乃具奏至開寶六年闕法官致兩司共斷定

覆詞今宜令大理所斷案牘寺官印署送詳覆得當
則送寺共奏否即疏駁以聞淳化初始置諸路提點
刑獄司凡管內州府十日一報囚帳有疑獄未決即
馳傳往視之州縣稽留不決按讞不實長吏則劾奏
佐史小吏許便宜按劾從事帝又慮大理刑部吏舞
文巧詆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
院事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審刑院印訖
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申覆裁
決訖以付中書省當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
始命論決蓋重慎之至也凡大理寺決天下案牘大

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審刑院詳覆
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三年詔御史臺鞫
徒以上罪獄具令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以上一人親
往慮問尋又詔獄無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臨鞫問不
得專責所司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帝自選
擇民有詣闕稱冤者亦遣臺使乘傳按鞫數年之間
刑罰清省矣既而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
詔悉罷之歸其事轉運司至道二年帝聞諸州所斷
大辟情可疑者懼為有司所駁不敢上其獄迺詔死
事有可疑者具獄申轉運司擇部內詳練格律者令

決之須奏者乃奏真宗性寬慈尤慎刑辟嘗謂宰相
曰執法之吏不可輕授有不稱職者當責舉主以懲
其濫審刑院舉詳議官就刑部試斷案三十二道取
引用詳明者審刑院每奏案令先具事狀親覽之翌
日乃候進止裁處輕重必當其罪咸平元年從黃州
守王禹偁之請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處
之餘責保于外景德三年詔諸道州軍斷獄內有宣
敕不定刑名止言當行極斷者所在即寘大辟頗乖
平允自今凡言處斷重斷極斷決配朝典之類未得
論決具獄以聞四年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帝

出筆記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隱遘東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寃即召災沴今軍民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周知先帝嘗選朝臣爲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命中書樞密院擇官又曰河北陝西地控邊要尤必得人須性度平和有執守者親選太常博士陳綸李及自餘擬名以聞咸引對於長春殿遣之內出御前印紙爲曆書其績效代還議功行賞如刑獄在濫不能擿舉官吏曠弛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寘以深罪知審刑院朱選上言官吏因公事受財證左明

白望論以枉其罪至死者加役流從之御史臺嘗鞠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鬻爵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爲慘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因請擒獲強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蓋真宗仁恕而慘酷之刑祖宗亦未嘗用初殿中侍御史趙湘嘗建言聖王行法必順天道漢制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此古之善政當舉行之且十二月爲承天節萬方祝頌之時而大辟決斷如故况十一月一陽始出其氣尚

微議獄緩刑所以助陽抑陰也望以十一月十二月
內天下大辟未結正者更令詳覆已結正者未令決
斷所在厚加矜恤掃徐獄房供給飲食薪炭之屬防
護無致他故情可憫者奏聽救裁合依法者盡冬月
乃斷在京大辟人既當春孟之月亦行慶施惠之時
伏望萬幾之暇臨軒躬覽情可憫者特從末減亦所
以布聖澤於無窮况愚民之抵罪未斷兩月亦非淹
延若用刑順於陰陽則四時之氣和氣和則百穀豐
實水旱不作矣帝覽奏曰此誠嘉事然古今異制沿革
不同行之慮有淹滯或因緣為姦矣天禧四年乃詔天

下犯十惡劫殺謀殺故殺鬪殺放火強劫正枉法贓
偽造符印厭魅咒詛造妖書妖言傳授妖術合造毒
藥禁軍諸軍逃亡為盜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權住
區斷遇天慶節即決之餘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
未得區遣禁錮奏裁在仁宗時四方無事戶口蕃息
而克自抑畏其於用刑尤慎即位之初詔內外
官司聽獄決罪須躬自閱實毋枉濫淹滯刑部嘗薦
詳覆官帝記其姓名曰是嘗失入人罪不得遷官
者烏可任法吏舉者皆罰金獄疑者讞所從來久矣
漢嘗詔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所以廣聽察防繆

濫也時奏讞之法廢初真宗嘗覽囚簿見天下斷死罪八百人憮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日至多官吏儻不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蓋甚重慎何代罷之遂命檢討沿革而有司終慮淹繁不果行至是刑部侍郎燕肅奏曰唐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獄疑上請法寺多所舉駁率得不應奏之罪往往增

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留以害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魯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狴犴而又不得決諸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天聖四年遂下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恩釋為

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請讞者多得減死矣先是天下旬奏獄狀雖杖笞皆申覆而徒流罪非繫獄乃不以聞六年集賢校理聶冠卿請罷覆杖笞而徒以上雖不繫獄皆附奏詔從其說自定折杖之制杖之長短廣狹皆有尺度而輕重無準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可以爲言詔毋過十五兩初真宗時以京師刑獄多滯寃置糾察司而御史臺獄亦移報之八年御史論以爲非體遂詔勿報祖宗時重盜剽棄柘之禁枯者以尺計積四十二尺爲一功三功以上抵死殿中丞于大成請得以減死論下法官議謂當如舊帝意欲寬

之詔死者上請刑部分四按大辟居其一月覆大辟不下二百數而詳覆官纔一人明道二年令四按分覆大辟有能駁正死罪五人以上歲滿改官法官直官與詳覆官分詳天下旬奏獄有重辟獄官毋預燕遊迎送凡上具獄大理寺詳斷大事期三十日小事第減十日審刑院詳議又各減半其不待期滿而斷者謂之急按凡集斷急按法官與議者並書姓名議刑有失則皆坐之至景祐二年判大理寺司徒昌運言斷獄有期日而炎暘之時繫囚淹久請自四月至六月減期日之半兩川廣南福建湖南如急按奏其後

猶以斷獄淹滯又詔月上斷獄數列大中小事期日以相參考是歲改強盜法不持杖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爲錢萬及傷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財流三千里得財爲錢五千者死傷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財爲錢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刺_隸千里外牢城能告群盜劫殺人者第賞之及十人者予錢十萬既而有司言竊盜不用威力得財爲錢五千即刺爲兵反重於強盜請減之遂詔至十千始刺爲兵而京城持杖竊盜得財爲錢四千亦刺爲兵自是盜法惟京城加重餘視舊益寬矣慶曆五年詔罪殊死者若祖父母父

母年八十及篤疾無期親者列所犯以聞承平日久天下生齒益蕃犯法者多歲斷大辟甚衆而有司未嘗上其數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紘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餘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道其爲善歟願詔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凡在京班直諸軍請量斗斛不足出戍之家尤甚倉吏自以在官無祿恣爲侵漁神宗謂非所以愛養將士之意於是詔三司始立諸倉取法而中書請主典後入歲增祿至一萬八

千九百餘緡凡丐取不滿百錢徒一年每百錢則加一等千錢流二千里每千錢則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貨及過到者減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賞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賞二百千滿十千為首者配沙門島賞三百千自首則除其罪凡更定約束十條行之其後內則政府外則監司多倣此法內外歲增吏祿至百餘萬緡皆取諸坊場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錢久之議臣欲稍緩以合法編敕所脩立告捕獲倉法給賞條目一百十分坐至三百千而按問者減半給之中書請依所定初仍舊給今賞雖按問亦全

給呂嘉問嘗請行代貨者宜止以不應為坐之刑部始減其罪及哲宗初嘗罷重祿法而紹聖復仍舊熙寧四年立盜賊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中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凡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餘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為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三之一為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隣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論其知

縣捕盜官皆用舉者或武臣為尉盜發十人以上限
內捕半不獲劾罪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
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棧之中非
重地亦以重論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
後稍及諸州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
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
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為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
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縣寢益廣矣元豐敕重
法地分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紹聖後
有犯即坐不計人數復立事竅編管法至元符三年

因刑部有請詔改依舊敕先是曾布建言盜情有重
輕賊有多少今以賊論罪則劫貧家情雖重而以賊
少減免劫富室情雖輕而以賊重論死是盜之生死
係於主之貧富也至於傷人情狀亦殊以手足毆人
偶傷肌體與夫兵刃湯火固有間矣而均謂之傷朝
廷雖許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與不
幸爾不若一變舊法凡以賊定罪及傷人情狀不至
切害者皆從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湯火情狀酷毒及
汙辱良家或入州縣鎮砦行劫若驅虜官吏巡防人
等不以傷與不傷凡情不可貸者皆處以死刑則輕

重不失其當矣及布爲相始從其議詔有司改法未
幾侍御史陳次升言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甚廣刑
法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惟是強盜之法特加重者
蓋以禁姦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詔以強盜計
賊應絞者並減一倍賊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
者奏裁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
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爲之擒捕恐怨仇報復
故賊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養成大寇以貽國家之
患請復行舊法布罷相翰林學士徐勣復言其不便
乃詔如舊法前詔勿行先是諸路經界各鈐轄不得便

互斬配百姓趙抃嘗知成都乃言當獨許成都四路
王安石執不可而中書樞密院同立法許之其後謝
景初奏成都妄以便宜誅釋多不當於是中書復刪
定敕文惟軍士犯罪及邊防機速許特斷及便移成
都又請立法御史劉季孫亦爲之請依舊便宜從事
安石寢其奏武臣犯賊經赦叙復後更立年考升遷
帝曰若此何以戒貪吏故命改法熙寧六年樞密都
承旨曾孝寬等定議上之大槩倣文臣叙法而少增
損爾七年詔品官犯罪按察之官並奏劾聽旨毋得
擅捕繫罷其職奉元豐二年成都府利路鈐轄言往

時川陝絹匹爲錢二千六百以此估贓兩鐵錢得比銅錢之一近絹匹不過千三百估贓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至重法令法寺定以一錢半當銅錢之一元祐二年刑部大理寺定制凡斷讞奏獄每二十緡以上爲大事十緡以上爲中事不滿十緡爲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爲限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臺察及刑部舉劾約法狀並十日三省樞密院再送各減半有故量展不得過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爲限在京八路大事以三十日中事半

之小事參之一臺察及刑部並三十日每十日斷用七日議用三日五年詔命官犯罪事干邊防軍政文臣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中丞蘇轍言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歸中書武臣軍士歸樞密而斷例輕重悉不相知元豐更定官制斷獄公案並由大理刑部申尚書省然後上中書省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今復分隸樞密必有罪同斷異失元豐本意請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取旨則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六年乃詔文武官有犯同按干邊防軍政者刑

部定斷仍三省樞密院同取旨刑部論佃客犯主加
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
謀殺盜詐有所規求避免而犯者不減因毆致死者
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凡命士死於官或去位
其送徒道士則部轄將校節級與首率衆者徒一年
情輕則杖百雖自首不免政和間詔品官犯罪三問
不承卽奏請追攝若情理重害而拒隱方許加訊邇
來有司廢法不原輕重加訊與常人無異將使人有
輕吾爵祿之心可申明條令以稱欽恤之意又詔宗
子犯罪庭訓示辱比有去衣受杖傷膚敗體有惻朕

懷其令大宗正司恪守條制違者以違御筆論又曰
其情理重害別被處分若罪不至徒流方許制勘餘止
以衆證爲定仍取伏辨無得輒加捶考其合庭訓者
並送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中書省言律
在官犯罪去官勿論蓋爲命官立文其後相因掌典
去官亦用去官免罪有犯則解役歸農幸免重罪詔
改政和勅掌典解役從去官法左道亂法妖言惑衆
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傳習妖教夜聚曉
散與夫殺人祭祀之類皆著于法訶察甚嚴故姦軌
不逞之民無以動搖愚俗間有爲之隨輒報敗其事

不足紀也

志卷第一百五十三

宋史二百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晁昫等
勅修

刑法二

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太祖以來其所自斷則輕重
取舍有法外之意焉然其末流之弊專用已私以亂
祖宗之成憲者多矣乾德伐蜀之役有軍大校割民
妻乳而殺之太祖召至闕數其罪近臣營救頗切帝
曰朕興師伐罪婦人何辜而殘忍至此遂斬之時郡
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

三年董元吉守英州月餘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
初平欲懲培克之吏特詔棄市峽州民范義超周顯
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留
留幸脫走至是擒義超訴有司峽州奏引赦當原帝
曰豈有赦一家十二人可以赦論邪命正其罪八年
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帝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
止於投竄先王用刑蓋不獲已何近代憲網之密耶
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太
平興國六年自春涉夏不雨太宗意獄訟冤濫會歸

德節度推官李承信因市葱笞園戶病創死帝聞之
坐承信棄市初太祖嘗決繫囚多得寬貸而開封婦
人殺其夫前室子當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殘忍特處
死至是有涇州安定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絕其吭
而殺之乃下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
婦者同凡人論雍熙元年開封寡婦劉使婢詣府訴
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已將死右軍巡推不得實移
左軍巡掠治元吉自誣伏俄劉死及府中慮囚移司
錄司案問頗得其侵誣之狀累月未決府白于上以
其毒無顯狀令免死決徒元吉妻張擊登聞鼓稱冤

宋史志卷一百五十三
二
帝召問張盡得其狀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御史鞠
問乃劉有姦狀慙悸成疾懼其子發覺而誣之推官
及左右軍巡使等削任降秩醫工詐稱被毒劉母弟
欺隱王氏財物及推吏受賊者並流海島餘決罰有
差司錄主吏賞緡錢賜束帛初元吉之繫左軍巡卒
繫縛榜治謂之鼠彈箠極其慘毒帝令以其法縛獄
卒宛轉號叫求速死及解縛兩手良久不能動帝謂
宰相曰京邑之內乃復冤酷如此況四方乎端拱間
虜犯邊郡北面部署言文安大城二縣監軍段重誨
等棄城遁請論以軍法帝遣中使就斬之既行謂曰

此得非所管州軍召之耶往訊之乃決使至果訊得
乾寧牒令部送民入尼城非擅離所部遽釋之咸平
間有三司軍將趙永昌者素凶暴督運江南多爲姦
賊知饒州韓昌齡廉得其狀乃移轉運使馮亮坐決
停職遂搗登聞鼓訟昌齡與亮訕謗朝政仍僞刻印
作亮等求解之狀真宗察其詐於便殿自臨訊永昌
屈伏遂斬之釋亮不問而昌齡以他事貶郢州團練
副使曹州民蘇莊蓄兵器匿亡命豪奪民產積賊計
四十萬御史臺請籍其家帝曰暴橫之民國有常法
籍之斯過也論如律其縱捨輕重必當於義多類此

凡歲饑強民相率持杖劫人倉廩法應棄市每具獄上聞輒貸其死真宗時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當死知州張榮推官江嗣宗議取爲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帝下詔褒之遣使巡撫諸道因諭之曰平民艱食強取餽糧以圖活命爾不可從盜法科之天聖初有司嘗奏盜劫米傷主仁宗曰饑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命貸之五年陝西旱因詔民劫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隸他州非首謀又減一等自是諸路災傷卽降敕饑民爲盜多蒙矜咸賴以全活者甚衆司馬光時知諫院

言曰臣聞敕下京東西傷州軍如貧戶以饑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臣竊以爲非便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絞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遇凶年劫盜斛斗輒寬縱之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之食當輕徭薄賦開倉振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今

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事報聞帝嘗御邇英閣經筵講周禮大荒大札薄征緩刑楊安國曰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憫其窮也今衆持兵杖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振恤饑孽所迫遂至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仁宗聽斷尤以忠厚為主隴安縣民誣平民五人為劫盜尉悉執之一人掠死四人遂引服其家辨于州州不為理悉論死未幾秦州捕得真盜隴州吏當坐法而會赦帝怒特貶知州孫濟為雷州參軍餘皆除名流嶺南賜錢粟五家復其役三年因下詔戒敕州縣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死有司當仲約公罪應贖帝謂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廢復得叙官命特治之會赦勿叙用尚書比部員外郎師仲說請老自言恩得任子帝以仲說嘗失入人死罪不與其重人命如此時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實不付有司議法諫官王贇言情有輕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於聖斷前後差異有傷政體

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詔可
近臣間有干請輒為言官所斥諫官陳升之嘗言有
司斷獄或事連權倖多以中旨釋之請有緣中旨得
釋者劾其干請之罪以違制論許之仁宗於賞罰無
所私充不以貴近廢法屢戒有司被內降者執奏毋
輒行未嘗屈法以自徇也知虢州周日宣詭奏水災
有司論請如上書不實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
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溺官私慮舍意
實在民何可加罪英宗在位日淺於政令未及有所
更制然以吏習平安慢於奉法稍欲振起其怠隋三

班奉職和欽貸所部綱錢至絞帝命貸死免杖刺隸
福建路牢城知審刑院盧士宗請稍寬其罪帝曰刑
故而得寬則死者滋衆非刑期無刑之道俟有過誤
貸無傷也富國倉監官受米濕惡壞十八萬石會恩
當減帝特命奪官停之熙寧二年內殿崇班鄭
從易母兄俱亡於嶺外歲餘方知請行服神宗曰
父母在遠當朝夕為念經時無安否之問以至踰年
不知存亡邪特除名勒停四年王存立言嘉祐中同
學究出身為礪山縣尉嘗納官贖父配隸罪請同舉
人法得免丁徃帝憫之復賜出身仍與注官九年知

桂州沈起欲經畧交趾取其慈恩州交人遂破欽犯
邕管詔邊人橫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特削官
爵編置遠惡州復讐後世無法仁宗時單州民劉玉
父爲王德毆死德更赦王私殺德以復父讎帝義之
決杖編管元豐元年青州民王贊父爲人毆死贊幼
未能復讐幾冠刺讐斷支首祭父墓自首論當斬帝
以殺讎祭父又自歸罪其情可矜詔貸死刺配鄰州
宣州民葉元有同居兄亂其妻縊殺之又殺兄子強
其父與嫂爲約契不訟鄰里發其事州爲上請帝曰
罪人以死姦亂之事特出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

下民雖無知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旣罔其父又
殺其兄戕其姪逆理敗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紹聖
以來連起黨獄忠良屏斥國以空虛徽宗嗣位外事
耳目之玩內窮聲色之欲徵發亡度號令靡常於是
蔡京王黼之屬得以誣上行私變亂法制崇寧五年
詔曰出令制法重輕予奪在上比降特旨處分而三
省引用敕令以爲妨礙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
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殺生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何
格令之有臣強之漸不可不戒自今應有特旨處分
間有利害明具論奏虚心以聽如或以常法沮格不
嘉靖丙辰年

行以大不恭論明年詔凡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如違並以違御筆論又定令凡應承受御筆官府稽滯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論由是吏因緣爲姦用法巧文寢深無復祖宗忠厚之志窮極奢侈以竭民力自速禍機靖康雖知悔悟稍誅姦惡而謀國匪人終亦末如之何矣高宗性仁柔其於用法每從寬厚罪有過貸而未嘗過殺知常州周杞擅殺人帝曰朕日親聽斷豈不能任情誅僂顧非理耳即命削杞籍大理率以儒臣用法平允者爲之獄官入對即以慘

酷爲戒臺臣士曹有所平反有與之轉官每臨軒慮囚未嘗有送下者曰吾恐有司觀望鍛鍊以爲重輕也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奉使江南回遷左司諫帝尋以爲秘書少監謂宰臣朱勝非曰大中奉使頗多興獄今使爲諫官恐四方觀望耳其用心忠厚如此後詔用刑慘酷責降之人勿堂除及親民止與遠小監當差遣當建紹間天下盜起徃徃攻城屠邑至興師以討之然得貸亦衆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嘗奏強盜之數帝曰皆吾赤子也豈可一一誅之誅其渠魁三兩人足矣至待貪吏則極嚴應受贓者不許堂除及

親民犯枉法自盜者籍其名中書罪至徒卽不叙至死者籍其貲諸文臣寄祿官並帶左右字贓罪人則去之是年申嚴真決贓吏法令三省取具祖宗故事有以舊法棄市事上者帝曰何至爾耶但斷遣之足矣貪吏害民雜用刑威有不得已然豈忍寘縉紳於死地邪在徽宗時刑法已峻雖嘗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猶從重比中興之初詔用政和處減法自是迄嘉定不易自蔡京當國凡所請御筆以壞正法者悉釐正之諸獄具令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爲之輕重長短刻識其上笞杖不得留節目亦不得

釘飾及加筋膠之類仍用宮給火印暑月每五日一洗濯枷杻刑寺輪官一員躬親監視諸獄司並旬申禁狀品官命婦在禁別具單狀合奏案者具情款招伏奏聞法司朱書檢坐條例推司錄問檢法官吏姓名于後各州每年開收編配羈管奴婢人及斷過編配之數各置籍各路提點刑獄司歲具本路州軍斷過大辟申刑部諸州申提刑司其應書禁曆而不書應申所屬而不申奏案不依式檢坐開具違令回報不圓致妨詳覆與提刑司詳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知州兼統兵者

非出師臨陳母用重刑州縣月具繫囚存亡之數申
提刑司歲終比較死囚最多者當職官黜責其
最少者褒賞之舊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爲一匹竊
盜至二十貫者徒至是又加優減以二千爲一匹
盜至三貫者徒一年三年復詔以三千爲一匹竊
盜及凡以錢定罪遞增五分四年又詔特旨處死情
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五年歲終比較宣州衢州
福州無病死囚當職官各轉一官舒州病死及一分
惠州二分六釐當職官各降一官六年令刑部體量
公事邵州廣州高州勘命官淹係至久不報詔知

州降一官當職官展二年磨勘當行吏永不收叙德
慶府勘封川縣令事七月不報詔知州勘官各抵罪
九年大理寺朱伯文廣西催斷刑獄還言雷州海賊
兩獄並係平人七人內五人已死帝惻然詔本路提
刑以下重致罰十二年御史臺點檢錢塘仁和縣獄
具錢塘大杖一多五錢半仁和枷一多一斤一輕半
斤詔縣官各降一官十三年詔禁囚無供飯者臨安
日支錢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十六年詔諸鞫獄追到
干證人無罪遣還者每程給米一升半錢十五文二
十一年詔官支病囚藥物錢舊法刑部卽官四人分

左右廳或以詳覆或以叙審同僚而異事有防閑
考覆之意南渡以來務從簡省大理少卿止一員刑
部郎中初無分異獄有不得其情法有不當於理者
無所平反追改二十六年右司郎中汪應辰言之詔
刑部郎官依元豐法分左右廳治事二十七年詔四
川以錢引科罪者準銅錢孝宗究心庶獄每歲臨軒
慮囚率先數日令有司進款案披閱然後決遣法司
更定律令必親為訂正之丞相趙雄上淳熙條法事
類帝讀至收騾馬舟船契書稅曰恐後世有筭及舟
車之譏戶令戶絕之家許給其家三千貫及二萬貫

者取旨帝曰其家不幸而絕及二萬貫廼取之是有
心利其財也又捕亡律公人不獲盜者罰金帝曰罰
金而不加罪是使之受財縱盜也又監司知州無額
上供者賞帝曰上供既無額是白取於民也可賞以
誘之乎並令削去之其明審如此且於用刑未嘗以
私廢法鎮江都統戚方以刻剝被罪宰臣陳俊卿言
內臣有主之者帝曰朕亦聞之乃以內侍陳瑜孝宗
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
來治獄之吏巧持多端隨意輕重之朕甚患焉其自

今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必當罪
用迪於刑之中勉之哉毋忽三年詔曰獄重事也稽
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執
政採取旨意以輕爲重甚亡謂也自今其祇乃心敬
於刑惟當爲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於罰
罔攸赦六年詔以緝計賊者更增一貫以四千爲一
匹議者又言犯盜以敕計錢定罪以律計緝今律以
緝定罪者遞增一千敕內以錢定罪亦合例增一千
從之臨安府左右司理府院三獄杖直獄子以無所
給至爲無籍七年詔人月給錢十貫米六斗每院

止許置一十二人時州縣獄禁淹延八年詔徒以上
罪入禁三月者提刑司類申刑部置籍立限以督之
其後又詔中書置禁奏取會籍大臣按閱以察刑寺
稽違與夫不應問難而問難不應會而會者淳熙初
浙西提刑鄭興裔上檢驗格目詔頒之諸路提刑司
凡檢覆必給三本一申所屬一申本司一給被害之
家紹興法鞫獄官推勘不得實故有不當者一案坐
之乾道法又恐有移替事故者卽致淹延乃令先決
罪人不當官吏案後收坐至是所司請更定死罪依
紹興法餘依乾道施行從之其後有司以覆勘不同

則前官有失入之罪徃徃雷同前勘帝知其弊十四年詔特免一案推結一次於是小大之獄多得其情二廣州軍獄吏畏憲司點檢送勘之害凡有重囚多斃於獄臣僚以爲請乃詔二廣提刑司詳覆公事若小節不完不須追逮獄吏委本州究實保明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三衙及江上諸軍各有推獄謂之後司獄成決於主帥不經屬官故軍吏多受財爲奸光宗時乃詔通曉條制屬官兼管之廣東路瘴癘惟英德府爲最甚謂之人間生地獄諸司公事欲速成者多送之自非死罪至卽誣伏亟就刑責以出

五年臣僚言之詔本路諸司公事應送別州者無送英德府至寧宗時刑獄滋濫嘉泰初天下上死案一全年千八百一十一人而斷死者纔一百八十一人餘皆貸之乃詔諸憲臺歲終檢舉州軍有獄空并禁人少者申省取旨嘉定四年詔以絹計則定罪者江北鐵錢依四川法二當銅錢一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檢驗官指輕作重以有爲無差訛交互以故吏姦出入人罪乞以湖南正背人形隨格目給下合於傷損去處依樣朱紅書畫唱喝傷痕衆無異詞然後署押詔從之頒之天下五年詔三衙及江上四

川諸軍以武舉人主管後司公事理宗起自民間具知刑獄之弊初卽位卽詔天下恤刑又親制審刑銘以警有位每歲大暑必臨軒慮囚自謀殺故殺鬪殺已殺人者僞造符印會子放火官員犯入已贓將校軍人犯枉法外自餘死罪情輕者降從流流降從徒徒從杖杖已下釋之大寒慮囚及祈晴祈雪及災祥亦如之有一歲凡數疏決者後以建康亦先朝駐蹕之地罪人亦得視臨安減降之法帝之用刑可謂極厚矣而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

復委幕屬

委之人類皆肆行威福以要饋遺監司

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令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令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欵而又擅置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爲杖培擊子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夾兩脰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於殞命富貴之家稍有胥吏動籍其貲又以趁辦月椿及添助版帳爲名不問罪之輕重並從科罰大率官取其十吏漁其百諸重刑皆申提刑司詳

覆或具案奏裁即無州縣專殺之理往往殺之而待罪法無拘鎖之條特州縣一時彈壓盜賊姦暴罪不至配者故拘鎖之俾之省愆或一月兩月或一季半年雖永鎖者亦有期限有口食是時州縣殘忍拘鎖者竟無限日不支口食淹滯囚係死而後已又以已私摧折手足拘鎖尉砦亦有豪強賂吏羅織平民而囚殺之甚至尸婚詞訟亦皆收禁有飲食不充飢餓而死者有無力請求吏卒凌虐而死者有爲兩詞賂遺苦楚而死者懼其發覺先以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已死名曰病死實則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而禁止之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詔獄本以糾大姦慝故其事不常見初群臣犯法體大者多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府大理寺鞫治焉神宗以來凡一時承詔置推者謂之制勘院事出中書則曰推勘院獄已迺罷熙寧二年命尚書都官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無擇於秀州內侍乘驛追逮御史張戢等言無擇三朝近侍而驟繫囹圄非朝廷以廉耻風厲臣下之意請免其就獄止就審問不從又命崇文院校書張載鞫前知明州光祿卿苗振于越州獄成無擇坐貸官錢及借公使酒謫忠正軍節度

副使振坐故入裴士堯罪及所爲不法謫復州團練
副使獄半年乃決辭所連逮官吏坐勒停衝替編管
又十餘人皆御史王子韶啓其事自是詔獄屢興其
悖于法及國體所繫者著之其餘不足紀也八年沂
州民朱唐告前餘姚主簿李逢謀及提點刑獄王庭
筠言其無迹但謗讟語涉指斥及妄說休咎請編配
帝疑之遣御史臺推直官蹇周輔劾治中書以庭
筠所奏不當并劾之庭筠懼自縊死逢辭連宗室
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等河中府觀察推官
徐革詔捕繫其獄命中丞鄧綰同知諫院范

百祿與御史徐禧雜治獄具賜世居死李逢劉育及
徐革並凌遲處死將作監主簿張靖武進士郝士宣
皆腰斬司天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並湖南
編管餘連逮者追官落職世居子孫貸死除名削屬
籍舊勘鞫官吏並劾罪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門
常見世居毋康以仁宗御製詩上之百祿謂士寧熒
惑世居致不軌且疑知其逆謀推問不服禧乃奏士
寧贈詩實仁宗御製今獄官以爲反因臣不敢同
百祿以士寧嘗與王安石善欲鍛鍊附致妖言死
罪卒論士寧徒罪而奏禧故出之以媚大臣詔詳

劾理由者以聞百祿坐報上不實落職若凌遲腰斬之法熙寧以前未嘗用於元凶巨蠹而自是以口語狂悖致罪者麗于極法矣蓋詔獄之興始由柄國之臣藉此以威縉紳逞其私憾朋黨之禍遂起流毒不已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嶺外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寢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時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

彥博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安惇同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非禪當求外入廟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為機穽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稱駙馬都尉為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為粉父忠彥乃嘉彥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為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重事及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脩撰守郡母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為

躁忿詆毀之辭及置對則以昭比摯如舊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巖叟面如傅粉故曰粉梁燾字况之以况爲兄故曰昆斥摯將謀廢立不利於上躬京博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內侍一員同往蔡京安博等共治之將人有所誅戮然卒不得其要領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博極力鍛鍊不少置既而梁燾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衆皆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詔摯燾據文及甫等所供言語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摯燾諸子

並勒停永不收叙先時三省進呈帝曰摯等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初元祐更政嘗置訴理所申理寃濫元符元年中永安博言神宗厲精圖治明審庶獄而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寧元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時章博猶豫未應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博懼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博看詳案內文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自是以伸雪復改正重得罪者八百二十家及

徽宗即位改正元祐訴理之人右正言陳瓘言訴理
得罪自語言不順之外改正者七百餘人無罪者既
蒙昭雪則看詳之官如蹇序辰安惇者安可以不加
罪乎序辰與惇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因謂
訴理之事形迹先朝遂使紛紛不已考之公議宜正
典刑會中書省亦請治惇序辰罪詔蹇序辰安惇並
除名放歸田里靖康初元既戮梁方平太傅王黼責
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言者論黼欺君罔上
專權怙寵蠹財害民壞法敗國朔方之釁黼亡其謀
遣吏追至雍立殺之取其首以獻仍籍其家又詔陽

拱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李彥死彥根括民田奪民
常產重歛租課百姓失業愁怨溢路官吏稍忤意拮
據送獄多至憤死故特誅之暴少保梁師成朋比王
黼之罪責彰化軍節度副使行一日追殺之臺諫極
論朱勔肆行姦惡起花石綱竭百姓膏血磬州縣帑
藏子姪承宣觀察者數人廝役為橫行媵妾有封號
園第器用悉擬宮禁三月竄勔廣南尋賜死趙良嗣
者本燕人馬植政和初童貫使遼國植邀於路說以
覆宗國之策貫挾之以歸卒用其計以基南北之禍至
是伏誅七月暴童貫十罪遣人即所至斬之九月言者

論蔡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籍所無
詔誅攸并弟脩高宗承大亂之後治王時雍等賣國
之罪洪芻余大均陳冲張卿才李彛王及之周懿文
胡思文並下御史臺獄獄具刑寺論芻納景王寵姬
大均納喬貴妃侍兒及之苦辱寧德皇后女弟當流
冲括金銀自盜與宮人飲當絞懿文卿才彛與宮
人飲卿才彛當徒懿文當杖思文於推擇張邦昌狀
內添詣奉之詞罰銅十斤並該赦上閱狀大怒李綱
等共解之上亦新政重於殺士大夫乃詔芻大均冲
各特貸命流沙門島永不放還卿才彛及之懿文思

文並以別駕安置邊郡宋齊愈下臺獄法寺以犯在
五月一日赦前奏裁詔齊愈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非
受僞命臣僚之比特不赦腰斬都市詔東京及行在
宮擅離任者並就本處根勘之淮寧守趙子崧靖康
末傳檄四方語頗不遜二年詔御史置獄京口鞫之
情得帝不欲暴其罪以棄鎮江罪貶南雄州建炎
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閹宦恣橫及聞王淵為樞密
愈不平乃與王世脩謀逆詔御史捕世脩鞫之斬於
市七月韓世忠執苗傅等磔之建康統制王德檀殺
軍將陳彥章臺鞫當死帝以其有戰功特貸之慶

遠軍節度使范瓊領兵入見面對不遜知樞密院
張浚奏瓊大逆不道付大理寺鞫之獄具賜死越
州守郭仲苟寇至棄城遁過行在不朝付御史臺
大理寺雜治貶廣州神武軍統制魯珪坐賊殺不
辜掠良家子女帝以其有戰功貸之貶瑞州紹興
元年監察御史婁寅亮陳宗社大計秦檜惡之十
一月使言者論其父死匿不舉哀下大理寺劾治迄
無所得詔免所居官十一年樞密使張俊使人誣張
憲謂收岳飛文字謀為變秦檜欲乘此誅飛命万俟
卨鍛鍊成之飛賜死誅其子雲及憲于市汾州進十
智浹上書訟飛冤決杖編管袁州廣西帥胡舜陟
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賊污僭擬又以書
抵檜言舜陟訕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遣大理官往治
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於獄飛與舜陟死檜權
愈熾屢興大獄以中異已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
其後所謂詔獄紛紛類此故不備錄云

志卷第一百五十三

志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史二百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刑法三

天下疑獄讞有不能決則下兩制與大臣若臺諫雜
議視其事之大小無常法而有司建請論駁者亦時
有焉端拱初廣定軍民安崇緒隸禁兵訴繼母馮與
父知逸離今奪資產與已子大理當崇緒訟母罪死
太宗疑之判大理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雜議徐
鉉議曰今第明其母馮嘗離卽須歸宗否卽崇緒準

法處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其證有四況不孝之刑
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斷右僕射李昉等四十
三人議曰法寺定斷爲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卽阿蒲
雖賤乃崇緒親母崇緒特以田業爲馮強占親母衣
食不給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何辜絕嗣
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議田產並歸崇緒馮合與蒲同
居供侍終身如是則子有父業可守馮終身不至乏
養所犯並準赦原詔從昉等議鉉似各奪奉一月熙
寧元年八月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
三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云母服中聘於韋惡韋醜

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
違律爲婚奏裁勅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
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爲
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
時遵方召判大理御史臺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
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
遂各爲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所議
而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御史錢顛請罷
遵大理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
重定公著等議如安石制曰可於是法官齊恢王師

元蔡冠鄉等皆論奏公著等所議為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反覆論難明年二月庚子詔今後謀殺人自首並奏聽勅裁是月除安石參知政事於是奏以為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為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為從者自有編勅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帝前卒從安石議後詔自今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判刑部劉述等又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錢顛皆請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為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曾公亮等皆

以博盡同異厭塞言者為無傷乃以眾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為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為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略同會富弼入相帝令弼議而以疾病久之弗議至是乃決而弼在告不預也蘇州民張朝之從兄以槍戳死朝父逝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士惡不睦罪死案既上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為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流役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問更命呂公著等定議刑名議不稱安

石意乃自具奏初曾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爲非
安石曰有司用刑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
理用刑不當即差官定議議旣不當即中書自宜
論奏取決人主此所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
名之理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歲斷死刑
幾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弱切盜並有死法其間情
狀輕望有絕相遠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爲從情
輕之人別立刑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
害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
其勇力之效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

有抵冒致傷肌體爲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
痛而終無愧耻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
第減月日使良善者知改過自新凶頑者有所拘繫
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
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其配隸並
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凶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
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髡鉗其四令州縣
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爲衆所知者給帖付身偶
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其五
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刪定詔付編敕所詳

議立法初韓絳嘗請用肉刑曾布復上議曰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官大辟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垂之令後世因之以爲律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官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爲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況折杖之法於古

爲鞭扑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賊滿應絞則刑其足犯良人於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宮刑至於劓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後爲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矣議既上帝問可否於執政王安石馮京互有論辨迄不果行樞密使文彥博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時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於死國家承平百年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重於舊律者若僞造官文書律止

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近凡偽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夫持杖強盜本法重於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強盜再犯賊不滿五匹者不死則用刑甚異於律文矣請檢詳刑名重於舊律者以敕律參考裁定其當詔送編敕所又詔審刑院大理寺議重賊併滿輕賊法審刑院言所犯各異之賊不待罪等而累併則於律義難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稱以賊致罪類犯者並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即以重賊併滿輕賊各倍論累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蓋律意以類犯賊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為非一犯故

令倍論此從寬之一也然六賊輕重不等若犯二賊以上者不可累輕以從重故令併重以滿輕此從寬之二也若以重併輕後加重則止從一重蓋為進則改從於輕法退亦不至於容姦而疏議假後之法過皆罪等者蓋一時命文耳若罪等者盡數累併不

等者止科一賊則恐知法者足以為姦不知者但繫臨時幸與不幸非律之本意也帝是大理議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其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劾中書堂後官劉袞駁議以謂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洪州官吏當

原又請自今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失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議元豐三年周清言審刑院刑部奏斷妻謀殺案問自首變從故殺法舉輕明重斷入惡逆斬刑竊詳律意妻謀殺夫已殺合入惡逆以按問自首變從故殺法宜用妻毆夫死法定罪且十惡條謀與故鬪殺夫方入惡逆若謀而未殺止當不睦既用舉輕明重宜從謀而未殺法依敕當決重杖處死恐不可入惡逆斬刑下審刑院刑部參詳如清議邵武軍奏讞婦與人姦謀殺其夫已而夫醉歸姦

者自殺之法寺當婦謀殺爲從而刑部郎中杜紘議婦罪應死又與元府奏讞梁懷吉徃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輒取食之懷吉毆其子死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懷吉雜犯死罪引赦原而紘議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議旣上御史臺論紘議不當詔罰金仍展年磨勘而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無所可否亦罰金八年尚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元犯強姦強盜貸命斷絕之人再犯捕獲有司何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自首減等斷遣者爲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至於姦盜與

餘犯不同難以例減請強盜已殺人并強姦或元犯強盜貸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及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例初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議按問自首法卒從安石議至是光爲相復申前議改焉乃詔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用減等旣而給事中范純仁言熙寧按問欲舉條並得原減以容姦太多元豐八年別立條制竊詳已殺人強姦於法自不當首不應更用按問減等至於貸命及持杖強盜亦不減等深爲太重按嘉祐編敕應犯罪之人因疑被執賊證未明或徒黨就擒未被

指說但詰問便承皆從律按問欲舉首減之科若已經詰問隱拒本罪不在首減之例此勅當理當時用之天下號爲刑平請於法不首者自不得原減其餘取嘉祐編勅定斷則用法當情上以廣好生之德下則無一夫不獲之冤從之又詔諸州鞫訊強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而輒奏請許刑部舉駁重行朝典無得屬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光又上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竟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鈔堯懷耀三州之民有鬪殺者皆當論死乃妄作情理可憫奏裁刑部卽引舊例貸之凡律令勅式或不盡載則有

司引例以決今鬪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免死決配是鬪殺條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情理無可憫刑名無可疑令刑部還之使依法處斷若實有可憫疑慮卽令刑部具其實於奏鈔先擬處斷門下省審覆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卽駁奏取旨勸之元祐元年純仁又言前歲四方奏讞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纔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數多其間必有曲貸然猶不失罪

疑惟輕之仁自改法後所活數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深虧寧失不經之義請自今四方奏大辟按並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覆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執政取旨裁斷或所奏不當亦原其罪如此則無冤濫之獄又因尚書省言遠方奏讞待罪淹繫始令川廣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輕法重當奏斷者申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乃奏門下侍郎韓維言天下奏按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之人主近歲有司但因州郡所請依違其言卽上中書貼例取旨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欲望刑清專省

難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須具情法輕重條律或指所斷之法刑部詳審次第上之詔刑部立法以聞崇寧五年詔民以罪麗法情有重輕則法有增損故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舊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情重法輕則請加罪而法重情輕則不奏減是樂於罪人而難於用恕非所以爲欽恤也自今宜遵舊法取旨使情法輕重各適其中否則以違制論宣和六年臣僚言元豐舊法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若入大辟刑名疑慮並許奏裁比來諸路以大辟疑獄決于朝廷者大理寺類以不

當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狀明白奏裁以幸寬貸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難決者一切劾之則官吏莫不便文自營臣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願詔大理寺並依元豐法從之紹興初州縣盜起道不通詔應奏裁者權減降斷遣以聞旣而奏讞者多得輕貸官無失入之虞而吏有鬻獄之利徃徃不應奏者率奏之三年乃詔大辟應奏者提刑司具因依繳奏宣州民葉全二盜檀偕窖錢偕令佃人阮授阮捷殺全二等五人棄屍水中有司以屍不經驗奏侍御史辛炳言偕係故殺衆證分明以近降法不應奏諸獄不當奏而

奏者雖不論罪今宣州觀望欲併罪之帝曰若宣州加罪則實有疑者亦不復奏陳矣於是法寺刑部止罰金五年給事中陳與義奏有司多妄奏出入人罪帝爲申嚴立法終不悛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復上疏曰漢高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居其首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以致治斯言可謂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可憫奏裁自去歲郊後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餘人中有實犯故殺鬪殺常赦所不原者法旣無疑情無可憫刑寺並皆奏裁貸減彼

殺人者可謂幸矣被殺者銜恨九原何時已邪臣恐強暴之風滋長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於刑政爲害非細應今後大辟情法相當無可憫者所司輒奏裁減貸者乞今臺臣彈劾帝覽奏曰但恐諸路減裂實有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令刑部坐條行下馴至乾道讞獄之弊日益滋甚孝宗乃詔有司緣情引條定斷更不奏裁其後刑部侍郎方滋言有司斷罪其間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情理可憫刑名疑慮命官犯罪議親議故之類難以一切定斷今後宜於敕律條令明言合奏裁事

件乞並依建隆二年敕文從之六年臣僚請今後大辟只以爲首應坐死罪者奏爲從不應坐死者先次決遣及流徒罪不許作情重取旨不然則坐以不應奏而奏之罪從之至理宗時徃徃讞不時報囚多瘦死監察御史程元鳳奏曰今罪無輕重悉皆送獄獄無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齊而不問或以供款未圓而不呈或以書擬未當而不判獄官視以爲常而不顧其遲獄吏留以爲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牘旣下刑部遲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詳亦復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動涉歲月

省房又未遽爲呈擬亦有呈擬而疏駁者疏駁歲月又復如前展轉遲回有一二年未報下者可疑可矜法當奏讞矜而全之乃反遲回有矜貸之報下而其人已斃於獄者有犯者獲貸而干連病死不一者豈不重可念哉請自今諸路奏讞卽以所發月日申御史臺從臺臣究省部法寺之慢從之而所司延滯尋復如舊景定元年乃下詔曰比詔諸提刑司取翻異駁勘之獄從輕斷決而長吏監司多不任責又引奏裁甚者有十餘年不決之獄仰提刑司守臣審勘或前勘未盡委有可疑除命官命婦宗

婦宗女及合用蔭人奏裁外其餘斷訖以聞官吏特免收坐一次

凡應配役者傳軍籍用重典者黥其面會赦則有司上其罪狀情輕者縱之重者終身不釋初徒罪非有官當贖銅者在京師則隸將作監役兼役之官中或輸作左校右校役開寶五年御史臺言若此者雖有其名無復役使遇祠祭供水火則有本司供官望令大理依格斷遣於是並送作坊役之太宗以國初諸方割據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隸西北邊多亡投塞外誘羗爲寇乃詔當徒者勿復隸秦州靈武通遠軍及

緣邊諸郡時江廣已平乃皆流南方先是犯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門島及通州海島皆有屯兵使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兩處官煮鹽豪強雖制者隸崇明鎮懦弱者隸東州市太平興國五年始令分隸鹽亭役之而沙門如故端拱二年詔免嶺南流配荷校執役初婦人有罪至流亦執鍼配役至是詔罷免之始令雜犯至死貸命者勿流沙門島止隸諸州牢城舊制僮僕有犯得私黥其面帝謂僮使受傭本良民也詔盜主財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十貫以上配五百里外二十貫以上奏裁帝欲寬配隸之

刑祥符六年詔審刑院大理寺三司詳定以聞既而取犯茶鹽礬麴私鑄造軍器市外蕃香藥挾銅錢誘漢口出界主吏盜貨官物夜聚爲妖比舊法咸從輕減乾興以前州軍長吏往往擅配罪人仁宗卽位首下詔禁止且令情非巨蠹者須奏待報又詔諸路按察官取乾興赦前配隸兵籍者列所坐罪狀以聞自是赦書下輒及之初京師裁造院募女工而軍士妻有罪皆配隸南北作坊天聖初特詔釋之聽自便婦人應配則以妻窰務或軍營致遠務卒之無家者著爲法時又詔曰聞配徒者其妻子流離道

路罕能生還朕甚憐之自今應配者錄具獄刑名及所配地里尚尚書刑部詳覆未幾又詔應配者須長史以下集聽事慮問後以奏牘煩冗能錄具獄第以單狀上承進司既又罷慮問焉知益州薛田言蜀人配徒他路者請雖老疾毋得釋帝曰遠民無知犯法終身不得還鄉里豈朕意哉察其情可矜者許還後復詔罪狀曠惡者勿許初令配隸罪人皆奏待報既而繫獄淹久奏請煩數明道二年乃詔有司參酌輕重著爲令凡命官犯重罪當配隸則於外州編管或隸牙校其坐死特貸者多杖黥配遠州牢城經恩量

移始免軍籍天聖初吏同時以贓敗者數人悉竄之
嶺南下詔申儆在位有平羌縣尉鄭宗諤者受贓枉
法抵死會赦當奪官帝問輔臣曰尉奉月幾何豈祿
薄不足自養邪王欽若對曰奉雖薄廉士固亦自守
特杖宗諤配隸安州其後數懲貪吏至其末年吏知
以廉自飾犯法者稍損於舊矣罪人貸死者舊多配
沙門島至者多死景祐中詔當配沙門島者第配廣
南地牢城廣南罪人乃配嶺北然其後又有配沙門
島者慶曆三年旣疏理天下繫囚因詔諸路配繫役
人皆釋之六年又詔曰如聞百姓抵輕罪而長吏

擅刺隸他州朕甚憫焉自今非徂於法外從事者毋
得輒刺罪人皇祐中旣赦命知制誥曾公亮李絢閱
所配人罪狀以聞於是多所寬縱公亮請著爲故事
且請益梓利夔四路就委轉運鈐轄司閱之自後每
赦命官率以爲常配隸重者沙門島若其次嶺表其
次三千里至鄰州其次羈管其次遷鄉斷訖不以寒
暑卽時上道吳克建請流人冬寒被劄上道多凍死
請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聽留役本處至春月
遣之詔可熙寧二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張仲宣嘗
檄巡檢體究金州金院無甚利土人憚興作以金

八兩求仲宣不差官及事覺法官坐仲宣枉法贓
應絞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知審刑院蘇頌
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條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
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爲徒隸其人雖無足
矜恐污辱衣冠爾遂免杖黥流賀州自是命官無杖
黥法六年審刑院言登州沙門砦配隸以二百人爲
額餘則移置海外非禁姦之意詔以三百人爲額廣
南轉運司言春州瘴癘之地配隸至者十死八九願
停配罪人詔應配沙門島者許配春州餘勿配旣
而諸配隸除凶盜外少壯者並寘河州止五百人

初神宗以流人去鄉邑疾死於道而護送禁卒往來
勞費用張誠一之議隨所在配諸軍重役後中丞黃
履等言罷之凡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方杖圓三犯
杖移於面徑不過五分元祐六年刑部言諸配隸沙
門島強盜殺人縱火賊滿五萬錢強姦毆傷兩犯至
死累賊至二十萬錢謀殺致死及十惡死罪造蠱已
殺人者不移配強盜徒黨殺人不同謀賊滿二十五
萬遇赦移配廣南溢額者配隸遠惡餘犯遇赦移配
荆湖南北福建路諸州溢額者配隸廣南在沙門島
滿五年遇赦不該移配與不許縱還而年及六十以
嘉靖丙辰年

上者移配廣南在島十年者依餘犯格移配篤疾
或年及七十在島三年以上移配近鄉州軍犯狀
應移而老疾者同其永不放還者各加二年移配
後又定令沙門島已溢額移配瓊州萬安軍昌化
朱崖軍紹聖三年刑部侍郎邢恕等言藝祖初定
天下主典自盜賊滿者徃徃抵死仁宗之初尚不廢
也其後用法稍寬官吏犯自盜罪至極法率多貸死
然甚者猶決刺配島錢仙芝帶館職李希甫歷轉運
使不免也比朝廷用法益寬主典人吏軍司有犯例
各貸死略無差別欲望講述祖宗故事凡自盜計

賊多者間出睿斷以肅中外詔今後應枉法自盜罪
至死賊數多者並取旨或患加役流法大重官有監
驅之勞而道路有奔亡之慮蘇頌元豐中嘗建議請
依古園土取當流者治罪訖髡首鉗足晝則居作夜
則置之園土滿三歲而後釋未滿歲而遇赦者不原
既釋仍送本鄉譏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時
未果行崇寧中始從蔡京之請令諸州築園土以居
強盜貸死者晝則役作夜則拘之視罪之輕重以爲
久近之限許出園土充軍無過者縱釋行之二年其
法不便迺罷大觀元年復行四年復罷南渡後諸配

隸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慶曆中增至百七十餘條
至於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條則四倍於慶曆矣配
法既多犯者日衆黥配之人所至克斥淳熙十一年
校書郎羅點言其太重乃詔刑寺集議奏聞至十四
年未有定論其後臣僚議以爲若止居役不離鄉
井則幾惠女效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恤黥刺
則面目一壞誰復顧籍強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
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
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
輕四等若依倣舊格稍加參訂如人情重則倣舊
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用用配
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滿
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爲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
格儻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
見行條法並無抵牾且使刺面之法專處情犯凶竄
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
新省黥徒銷姦黨誠天下之切務卽詔有司裁定其
後迄如舊制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隸之人蓋有兩等
其鄉民一時鬪毆殺傷及胥徒犯贓貸命流配等人
設使逃逸未必能爲人過止欲從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

滿給據復爲良民至於累犯強盜及聚衆販賣私商
曾經殺傷捕獲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並配之駐
軍立爲年限限滿改刺從正軍從之其所配之地自
高宗來或配廣南海外四州或配淮漢四川迄度宗
之世無定法皆不足紀也

凡內外所上刑獄刑部審刑院大理寺參主之又有
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相審覆官制旣行罷審刑糾察
歸其職於刑部四方之獄則提點刑獄統治之官司
之獄在開封有府司左右軍巡院在諸司有殿前馬
步軍司及四排岸外則三京府司左右軍巡院諸州

軍院司理院下至諸縣皆有獄諸獄皆置樓牖設漿
鋪席時具沐浴食令溫暖寒則給薪炭衣物暑則五
日一滌枷杻郡縣則所職之官躬行檢視獄弊則脩
之使固神宗卽位初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
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多瘦死深惟獄吏並緣爲姦
檢視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書不云乎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其具爲令應諸州軍巡司院所禁罪人
一歲在獄病死及二人五縣以上州歲死三人開封
府司軍巡歲死七人推吏獄卒皆杖六十增一人則加
一等罪止杖一百典獄官如推獄經兩犯卽坐從違

制提點刑獄歲終會死者之數上之中書檢察死者
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未幾復詔失入死罪
已決三人正官除名編管貳者除名次二者免官勒
停吏配隸千里二人以下視此有差不以赦降去官
原免未決則比類遞降一等赦降去官又減一等令
審刑院刑部斷議官歲終具嘗失入徒罪五人以上
京朝官展磨勘年幕職州縣官展考或不與任滿指
射差遣或罷仍卽斷絕支賜以前法未備故有是詔
又嘗詔官司失入人罪而罪人應原免官司猶論如
法卽失出人罪若應徒而杖罪人應原免者官司乃

得用因罪人以致罪之律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
元豐元年詔曰大理有獄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
皆寓繫開封諸獄囚旣猥多難於隔訊盛夏疾疫傳
致瘦死或主者異見歲時不決朕甚愍焉其復大理
獄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鞫訊檢法官二
人主簿一人應三司諸寺監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
聽卽決餘悉送大理獄其應奏者並令刑部審刑院
詳斷應天下奏按亦上之五年分命少卿左斷刑右
治獄斷刑則評事檢法丞議正審治獄則丞專推劾主
簿掌按籍少卿分領其事而卿總焉六年刑部言舊

詳斷官分公按訖主判官論議改正發詳議官覆議
有差失問難則書於檢尾送斷官改正主判官審定
然後判成自詳斷官歸大理爲評事司直議官爲丞
所斷按草不由長貳類多差忒迺定制分評事司直
與正爲斷司丞與長貳爲議司凡斷公按正先詳其
當否論定則簽印注日移議司覆議有辨難乃具議
改正長貳更加審定然後判成錄奏元祐初三省言
舊置糾察司蓋欲察其違慢所以謹重獄事罷歸刑
部無復糾察之制請以糾察職事委御史臺刑察兼
之臺獄則尚書省又司糾察之三年罷大理寺獄初

大理置獄本以囚繫淹滯俾獄事有所統而大理卿
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雖上大夫若命婦獄辭小
有連逮輒捕繫凡邏者所探報卽下之獄傳會鍛鍊
無不誣服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獄迺罷八年中書省
言昨詔內外歲終具諸獄囚死之數而諸路所上遂
以禁繫二十而死一者不具卽是歲繫二百人許以
十人獄死恐州縣弛意獄事甚非欽恤之意詔刑部
自今不許輒分禁繫之數紹聖二年戶部如三司故
事置推勘檢法官應在京諸司事干錢穀當追究者
從杖已下卽定斷三年復置大理寺右治獄官屬視

元豐員仍增置司直一員大理卿路昌衡請分大理寺丞爲左右推若有翻異自左移右再變卽命官審問或御史臺推究不許開封府互勘及地分探報庶革互送挾讎之弊徒已上罪移御史臺命官追攝者悉依條若探報涉虛用情託者並收坐以聞初法寺斷獄大辟失入有罰失出不坐至是以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名亦如之著爲令元符三年刑部言祖宗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失出之責使有司讞議之間務盡忠恕詔可政和三年臣僚言遠方

官吏文法旣踈刑法失中不能無冤願委耳目之官季一分錄所部囚禁遇有冤抑先釋而後以聞歲終較所釋多寡爲之殿最其徼功故出有罪者論如法詔令刑部立法諸入人徒流之罪已結案而錄問官吏能駁正或因事而能推正者累及七人比大辟一名推賞紹興六年令諸鞠勘有情款異同而病死者提刑司研究之如寃申朝廷取旨十二年令諸推究翻異獄毋差初官蔭子及新進士擇曾經歷任人二十七年令監察御史每冬夏點獄有鞠勘失實若照刑部郎官直行移送二十九年令殺人無證屍不經

驗之獄具案奏裁委提刑審問如有可疑及翻異從本司差官重勘案成上本路移他監司審定具案聞奏否則監司再遣官勘之又不得復奏取旨先是有司建議外路獄三經翻異在千里內者移大理寺三十一年刑部以爲非祖宗法遂釐正之乾道中諸州翻異之囚既經本州次檄隣路或再翻異乃移隔路至有越兩路者官吏旁午於道逮繫者困於追對四年乃令鞫勘本路累嘗差官猶稱冤者惟檄隣路如尚翻異則奏裁淳熙三年令縣尉權縣事毋自鞫獄卽令丞簿參之全闕則於州官或隣縣選官權攝

金作贖刑蓋以鞭朴之罪情法有可議者則寬之也穆王贖及五刑非法矣宋損益舊制凡用官蔭得減贖所以尊爵祿養廉耻也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繼申上言刑統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親屬犯罪各有等第減贖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蔭不畏刑章今犯罪身無官須祖父曾任本朝官據品秩得減贖如仕于前代須有功惠及民爲時所推歷官三品以上乃得請從之後又定流內品官任流外職準律交徒罪以上依當贖法諸司授勒留官及歸司人犯徒流等罪公罪許贖私罪以決罰論淳化四年詔諸

州民犯罪或入金贖長吏得以任情而輕重之自今
不得以贖論婦人犯杖以下非故爲量輕重笞罰或
贖銅釋之仁宗深憫夫民之無知也欲立贖法以待
薄刑廼詔有司曰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
後代設茶酒鹽稅之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編
勅皆出律外又數改更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聞
之一陷于理情雖可哀法不得贖豈禮樂之化未行
而專用刑罰之弊與漢文帝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
受爵免罪幾于刑措其議科條非著于律者或冒利
犯禁奢侈違令或過懼可憫別爲贖法鄉民以穀麥

市人以錢帛使民重穀麥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
可期矣詔下論者以爲富人得贖而貧者不能免非
朝廷用法之意時命輔臣分總職事以參知政事范
仲淹領刑法未及有所建明而仲淹罷事遂寢至和
初又詔前代帝王後嘗仕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
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聽贖雖不仕而嘗被賜予者
有罪非巨蠹亦如之隨州司理參軍李林父歐人死
并上所授官以贖父罪帝哀而許之君子謂之失刑
然自是未嘗爲比而終宋之世贖法惟及輕刑而已
恩宥之制凡大赦及天下釋雜犯死罪以下甚則常

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餘罪釋之間亦釋流罪所被廣狹無常又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則遣使往往雜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釋之或徒罪亦得釋若并及諸路則命監司錄焉初太宗嘗因郊禮議赦有秦再恩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時趙普對曰凡郊祀肆眚聖朝彝典其仁如天若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初太祖將祀南郊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強竊盜不得預郊祀之赦所在長吏告諭民

無冒法是後將祀必先申明此詔天聖五年馬亮言朝廷雖有是詔而法官斷獄乃言終是會赦多所寬貸惠姦失詔旨遂詔已下約束而犯劫盜及官典受贓勿復奏悉論如律七年春京師雨彌月不止仁宗謂輔臣曰豈政事未當天心耶因言向者大辟覆奏州縣至於三京師至於五蓋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決獄議罪每或枉濫又曰赦不欲數然捨是無以召和氣遂命赦天下帝在位久明於人之情僞尤惡許人陰事故一時士大夫習爲惇厚久之小人乘間密上書疏人過失好事稍相與唱和又按人赦前事翰

林學士張方平御史呂誨以爲言因下詔曰蓋聞治古君臣同心上下協穆而無激訐之俗何其德之盛也朕竊慕焉嘉與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教化未至澆薄日滋比者中外郡臣多上章言人過失暴揚難驗之罪或外託公言內緣私忿詆欺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之事殆非信命重刑罰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今有上言告人罪言赦前事者訊之至於言官宜務大體非事關朝政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舉神宗卽位又詔曰夫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於自新之地

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摺據吏民興起獄訟苟有註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義使吾號令不信於天下其內外言事按察官毋得依前舉劾具按取旨否則科違制之罪御史臺覺察彈奏法寺有此奏按許舉駁以聞知諫院司馬光言曰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禁之誠爲大善至於言事之官事體稍異何則御史之職本以繩按百僚糾擿隱伏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於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

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籍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去言事兩字光論至再帝諭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誣人光對曰若言之得實誠所欲聞若其不實當罪言者帝命光送詔于中書熙寧七年三月帝以旱欲降赦時已兩赦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事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矣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八年編定廢免人敘格常赦則郡縣以格敘用凡三暮一敘即暮未滿而遇非次赦者亦如

之元祐元年門下省言當官以職事墮曠雖去官不免猶可言至於赦降大恩與物更始雖劫盜殺人亦蒙寬宥豈可以一事差失負罪終身今刑部所脩不以官赦降原減條請更刪改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而南渡之後紹熙歲至四赦蓋刑政紊而恩益濫矣宋自祖宗以來三歲遇郊則赦此常制也世謂三歲一赦於古無有景祐中言者以爲三王歲祀圜丘未嘗輒赦自唐興兵以後事天之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且有罪者寬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

新將復爲惡不能無怨將悔爲善一赦而使民悔善
長惡政教之大患也願罷三歲一赦使良民懷惠凶
人知禁或謂未可盡廢即請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
人有過誤者引而赦之州縣須詔到做此疏奏朝廷
重其事第詔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然亦未嘗
行

志卷第一百五十四

